

奏
稿

曾国藩全集



愚予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

京华出版社

温林编

曾国藩全集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全集/温林编,一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ISBN 7-80600-616-8

I. 曾... II. 温... III. 曾国藩(1811~1872)—全集 IV. 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929 号

曾国藩全集

编 者 ☐ 温林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3500 千字

印 张 ☐ 200 印张

印 数 ☐ 0001-2000

出版日期 ☐ 2001 年 9 月

书 号 ☐ ISBN 7-80600-616-8/G·372

定 价 ☐ 1280.00 元(全套 16 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曾国藩全集

奏稿
(上)

奏稿导读

奏折，是官员与皇上之间交流意见的手段，我们从两个方面分析曾国藩的奏折，即奏折的内容与奏折写作技巧两个方面。

一、奏折的内容

曾氏奏折内容随时间、地点不同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区别分为：在京师时与镇压太平军时的不同；镇压太平军时处理事务的不同而奏折内容不同。

在京师之时，曾氏也不时上表，我们从四次奏折来看曾的认识。

咸丰元年（1880），咸丰帝即位，让大臣进谏曾国藩上《应诏陈言疏》，针对当时朝堂之上腐木为官的情况，提出：“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他把官员的毛病分为四类：

“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至推，不肯任怨，却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为有，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人之患。”

尽管如此，他提出的方法却是康熙朝儒臣讲进的办法。所谓讲进，就是大臣在皇上面前讲说，皇上判臣下之能才。曾氏显露出重视实际的地方是，他虽沿用旧例，但却不象昔日讲解儒学经典，像大学、中庸、朱子语类，而是主张讲真德秀《衍义》、邱濬《衍义》，因为真氏《衍义》讲用人之道，邱氏《衍义》讲理财，治国民间的方术。后咸丰帝纳此条，但效果并未显露出来。

曾氏批评官员也就算了，他更大胆的举动是指责皇室，在他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他说：

“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抹以失节被参，道旁叩头，福

济麟魁以小节被参……以此等为尊君，皆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陋而不暇深求者也。夫所谓国家大计安在？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

他批评皇室以礼仪小节的微小失误，任意处置大臣，这样汲汲于细枝末节而不顾大体，边塞没有人防守，不思调兵选将，加以管理。广西地理不熟，不想派人测察，至于边防军需也忽忽小视之，这是国家多难之秋，皇上为一国主人，应该深思。曾氏后来也后悔此疏过于切直，幸好咸丰帝并未怪罪，曾氏也因此疏见重于朝廷。

曾氏还分析了统治危机的三大原因，在他的《条陈民间疾苦疏》中，他说民之疾苦有：

“一，银价太昂，钱粮唯纳也。”“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也愈酷！”

“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今之劣兵，蠹役，拳盗纵盗，所在皆是。”

“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含冤，百人含痛。”

所有这些也是部分指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弊端，但曾氏并没提出更好的办法。

曾氏最憎恨也最担忧的却是另外两事，在他的《议汰兵疏》中，他讲：

“臣窃惟天下之大患，盖有两端：一日国用不足，一日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就是这些平日为非作歹，勇于私斗，怯于公义的无赖士卒，不仅耗费国库财用，还受害乡里，实是国家一大毒瘤。曾氏后来出京组练也是另起炉灶，起用新人，不屑于八旗，绿营大概也基

于这种认识。不过在这一疏中，他只是建议汰兵五万。

从上面看，在京的曾国藩看到了当时清政府的积弊，也极力陈说，奈何大厦将倾，一木难于回天，他的大部分建议并未被真正实行。太平军起，他就借口回乡，想另有一番新作为。

二、军中奏折

曾氏军中奏折多与战争有关，其如战略战术，军队建置，将领的参劾与褒扬，最多的还是战争进程。曾国藩的军事才能也尽显露。

例如：关于战略战术，在《筹备水陆各勇赴皖会剿》中，他提出：

“督臣吴文镠、抚臣骆秉章与臣往来函商至十余次，皆言各省分防，糜多而兵力薄，不如数省会防，糜饷少而兵力厚。与张芾江忠源函商，亦言‘四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剿为堵之策。’”

他提出“数省合防，以剿为堵”的战略，随着太平军攻占州县，卷入合防的省份渐多。而曾氏也着各地办团练，他的意力量很明显。“即”练数县之良民，杀数县之莠民。用该处之钱，办该处之事。目前能杀某一著名土匪，将来大军来日，即少数百众贼之人。于是各地乡绅土豪拧在一起，共同对付太平军，这也是曾氏对人力物力运用的高明所在。

又如：曾氏在战争中认识到仅有陆军无法掌握长江及各支流的军事要地，所以在《清筹备战船折》中提出：

“匪以揖为剿穴，以掠为生涯，干舸百艘，游弈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军无敢过问者。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随后又奏准筹办马军。曾氏为后来地方军全面代替八旗，绿营打下了基础。

又如：曾氏鉴于军中将不用心，兵不用命的情况，参撤尸位素餐，昏溃无能之徒，举荐刚武用命，年青有为之人。奏折中以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为最。他历数陈的过失：

“一，欺君罔上，咄胜讳败。”

“二，朝令夕更，反复无常。”

“三，不办团练。”

“四，纲纪废弛。”

并且请皇上考虑封疆大吏在战争中关系非轻，而且巧妙的点出自己虽与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但考虑大局，深以之为忧。通篇写得如万矢齐发，莫不中的。

又如：曾氏负责统筹战争全局，清政府关于借洋兵剿天太平军事与曾商量，曾并不是积极地赞同，他在奏折中写道：

“他人但作事外之议论，而臣则当思事中之曲折，即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这机。自当因势利导……臣当谨遵谕旨，加意拊循，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不敢稍乖思信，见轻外国。”

人们多认为曾氏为借外兵剿乐太平军的祸首，但曾并没有积极参与此事，他奏明某某主张借兵是职分所在，他遵上谕在他而言也是职分所在，而且他还主张与洋兵“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这也是他主张人当自立，国当自强的思想一脉相承，他后来办洋务，设翻译局也能说明这一点。

三、奏折的写作技巧

奏折是写给皇上看的，其话语文字皆须小心。曾氏与咸丰帝两次奏折与批复中可以作为案例。

曾氏在《筹备水陆各勇赴晚会剿》中曾言说：“舟师办有头绪，即由臣亲自统带，驶走上下游”等句。咸丰帝批示如下：

“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才力能否？——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蒞者此。言即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给朕看！”

曾氏复折时替自己辨白说：三省合防这种说法是骆秉章与自己讲的；四省合防是江忠源与自己说的。皇上问我能否一力克当数省军务，老实说，不能，但我认为合防是正确的。我以丁忧人员，本不是带兵的人，但是大局糜烂，不敢避过，便硬了头皮办团练。现在各省兵勇大多不听调用，我手头上粮饷又不足。皇上

说我平日自诩，我自己思量我算是愚城吧，至于成功与否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据实说明，愿受畏葸胆小的罪名而不敢担来日欺君的罪名。

咸丰帝看了复折，批复如下：

“知道了！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

这样曾氏即向咸丰表明自己担任统帅的意图，又把将来战败获致欺君之罪的威胁消除了。

曾氏奏折的特色，由他的弟弟曾国荃在《鸣原堂论文》的序中说的透彻：

“公之奏疏，不为大喜过美之词，亦不为忧怵无聊之语，其论贼势兴衰，中外大局，一切将然未然之事，若烛照龟卜，不失毫发，而谦谦冲挹，若不敢决其必然，而后卒无不然岂非识之加人一等哉？”

曾氏奏折的写作技巧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阅读他的著作发现，他所编鸣原堂论文两卷都是古人奏疏，曾国荃也说：“盖人臣立言之本，与公生平得力之所在，略备于此。”可见学习古人，是曾氏奏折成功的诀窍。

目 录

奏 稿 上 册

道光二十三年	(1)
道光三十年	(2)
咸丰元年	(11)
咸丰二年	(17)
咸丰三年	(19)
咸丰四年 (一月至五月)	(37)
咸丰四年 (六月至十二月)	(58)
咸丰五年	(106)
咸丰六年	(151)
咸丰七年	(222)
咸丰八年	(236)
咸丰九年	(250)
咸丰十年	(281)
咸丰十一年	(326)
同治元年 (一月至七月)	(376)

道光二十三年

授翰林院侍讲及四川正考官

呈请代奏谢恩状 八月初四日

新补翰林院侍讲充四川正考官曾国藩为呈请代奏，恭谢天恩事。

八月初三日，接到知会转准吏部咨称：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国藩准其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窃国藩楚省菲材，山乡下士。西清待漏，惭四术之多疏；东观校书，尤三长之有忝。本年三月初十日，廷试翰詹，猥以芜词，上邀藻鉴，列置优等，授翰林院侍讲。沐殊宠之逾恒，俾迁阶以不次。旋于六月廿二日，奉命充四川乡试正考官，温纶再捧，寸衷之惶悚弥深；使节初持，万里而驰驱未已。乃复荷高深之宠，俾真除侍从之班。愧屡沐夫鸿施，曾无坠露轻尘之报；惟勤勉乎蛾术，益凜临深履薄之思。所有国藩感激下忱，理合呈请代奏，叩谢天恩。谨呈。

道光三十年

遵议大礼疏 正月廿八日

奏为遵旨敬谨详议事。

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庙祔二条，令臣工详议具奏。臣筹谨于廿七日集议，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臣下钻仰高深，苟窥见万分之一，亦当各献其说，备圣主之博采。

窃以为遗命无庸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

所谓无庸庙祔一条万难从者，何也？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间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上为祧庙，本非七庙亲尽可比；而论功德之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岂其弓剑未忘，而烝尝遽别，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况以天子之尊，敢废升祔之典？此其万难从者也。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从者二，何也？古圣制礼，亦本事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灾——立颁帑项，年年赈贷，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无一日之暇逸，无须臾之不敬，“纯亦不已”，

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实，而欲辞升配之文，则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此不敢从者一也。

历考列圣升配，惟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周季琬奏请外，此皆继统之圣人，特旨举行，良由上孚昊眷，下愜民情，毫无疑义也。行之既久，遂为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况乎成宪昭昭，曷敢逾越。《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怀谦让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之旧制。此其不敢从者二也。

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者三，何也？坛壝规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缮修，一砖一石，皆考律吕之正义，按九五之阳数，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庙配位，各设青幄。当初幄制阔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则每幄之内，仅容豆笾，七幄之外，几乏馀地。我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或议增广乎坛壝，或议裁狭乎幄制，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暂为目前之计，不必久远之图。岂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

古来祀典，兴废不常，或无其祭而举之，或有其礼而罢之，史册所书，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后开元十一年，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间郊配，以艺祖、太宗、真宗并配，后嘉庆七年，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于太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后亦罢其礼。祀典改议，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有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者，不可不预为之防，故朱谕有曰：非天子不议礼。以为一经断定，则巍然七幄，与天长存。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罢祀之议更何自而兴？所以禁后世者愈严，则所以尊列祖者愈

久。此其计虑之周，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有尊崇之虚文，无谋事之远虑。此其不敢违者二也。

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命云：“愿于遵化州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当时臣工皆谓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馀里，不合祔葬之例。我圣祖仁皇帝不敢违遗命，而又不敢违成例，故于孝陵旁近建暂安奉殿，三十馀年未敢竟安地宫，至雍正初始敬谨藏事。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云：“庙号无庸称祖。”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故虽乾隆中之丰功大烈，而庙号未得祖称，载在《会典》，先后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臣窃计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之歉；遽奉升配，既有违命之歉，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经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圣父制礼而圣子行之，必有默契于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者。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或者怵然难安，则礼臣无所辞其咎。是以专摺具奏，干渎宸严，不胜惶悚战慄之至。谨奏。

请设坛祈雨疏

三月初四日

为农田待泽孔殷，亟请设坛祈祷，以迓天和而慰民望，仰祈圣鉴事。

窃为民生以穡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本年入春以后，雨泽较稀，现在节交立夏，正百谷播种之时，必大沛甘霖，方卜丰绥有兆。近来京畿地方，晴多雨少，粮价渐增。并闻山、陕一

帶，均盼雨甚切。惟冀旬日間普沾甘澍，乃无亢旱之虞。因思丰北大工未竣，漕行或恐愆期，今岁河北各省，收成尤关紧要。我皇上轸念民依，无微不至，凡属雨暘之时若，早蒙宵旰之廛怀。兹当东作方兴，弥殷望泽，圣主虔申祈祷，苍穹定霈和甘。应请敕下各该衙门，敬谨设坛，诚求膏雨。将见昊慈垂佑，而渥泽旁敷，草野胥欢，而仓箱有庆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条陈日讲事宜疏

四月初四日

奏为条陈日讲事宜，补臣前摺所未备事。

窃臣前于用人三策摺内，言及康熙年间日讲之例。三月十一日，奉谕旨：“着于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察例详议以闻。”钦此。查康熙年间例案，臣部及各衙门俱已无存。而臣之初意，系于赞助圣学之中，阴寓陶成人才之意。原摺内所谓其几在此、其效在彼者，尚未申明详晰。今一切应行事宜，亦必求于人才有益。不徒务讲学之虚名。谨参考《会典》及《圣祖御制文集》、《国史列传》诸书，竭臣愚见，先定大概规模，补前摺所未备。请皇上再交各衙门复议，务使精益求精，圣学、人才，两有裨益，方得实效。谨将臣所拟条款胪列于后：

一、考定日讲设官之制

谨按日讲起居注官，现在满洲十员，汉人十二员。臣考旧章，则日讲官与起居注官，系属两项，非一项差使也。日讲官主执经入侍，每日进讲，即宋时崇政殿说书之职也。起居注官主典礼侍班，簪笔载记，即周时左史、右史之职也。我朝顺治十年设立日讲官，其时并无起居注之名。至康熙九年复举行日讲，且创立起居注馆，于是起居注官即以日讲官兼摄之，两项差事乃并为

一项矣。厥后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而起居注官则未尝废，銜上日讲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以来相沿不改，其实所办之事，乃记注侍班之事，日讲二字则有空衔而无实事也。今奉旨举行日讲，似须循名责实，二者分作两项，于现在记注官之外，别添一项人作日讲官，以复顺治及康熙初年之例。其现在之起居注官，只于銜上裁去日讲二字，其余不改，以循雍正、乾隆以来之例，庶名实相符，而于六朝成宪皆不稍背云。

二、讲官员数

谨按顺治十二年初设讲官，选词臣八人，不分满、汉。康熙九年定设满洲四员，汉官八员。厥后递有增加，至十八、二十六员不等。盖以讲官而兼记注之事，职务较繁故也。今既将讲官与记注官分作两项，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为满洲讲官四员、汉讲官八员。

三、每日进讲员数

谨按顺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学士率讲官或二人、或三人进讲。康熙年间每日进讲之员，无可查考。臣愚以为进讲之员太多，不免徒务虚文。谨拟每日以一人进讲，不事旅进旅退，与寻常召见无异。庶讲官拟定专一，得以悉心启沃；皇上静对臣工，听其讲论今古，亦得细察其精神器识，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

四、讲官应用何项人

谨按现在起居注官，专用翰林、詹两衙门之人。溯查康熙年间，励杜讷以州同而转讲官，高士奇以中书而转讲官，当时取人，往往不限资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满洲讲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隆初年，有呈进讲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设立讲官，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臣之愚见，拟请除大学士、掌院学士及六部、都察院职事较繁，无庸充补讲官外，其余内阁学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与翰林、詹两衙门一体充补讲官，庶取人之途较广，而仍不违乎成例。

五、保举讲官之法

谨按顺治十二年初立讲官，谕令大臣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

人。既由臣下选择，是保举之法也。康熙年间，讲官由题本开列请简；乾隆年间，讲官由引见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复设此官，仍须行选择保举之法。盖保举尚恐其滥，惟保举讲官断不至于滥，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学问平庸，亦必不敢妄进以取戾也。求皇上于一、二品大臣中，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进讲。所保之人，必容止庄重，辞气温雅，又必兼熟《通鉴》、《会典》二书。如不称职，令其退出讲筵；或根柢甚深，而口稍拙讷者，不妨保举。

六、进讲之地

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之地，懋勤殿为多。惟十二年暂修宫殿，驾驻瀛台，即在瀛台进讲。二十三年天气严寒，即在暖阁进讲。其余或在郊外，或幸南苑，皆不辍讲。是地可随时迁移也。今奉谕旨便殿进讲，皇上现御东书房，臣拟请即在东书房进讲。以后或有迁移，临时再降谕旨。

七、进讲之仪

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仪节，初入，行三叩礼，侍立，诣讲案前进讲。讲毕，复行三叩礼。至十六年停止讲毕之三叩礼。臣今拟就此仪稍为酌量，请即东书房言之：皇上升御床西面，床上恭设一横几为书案，置所讲之书于案上；又预设小几于室中，为讲官之讲案。届时讲官捧书入陈于讲案上，转出案西，跪东北面，一叩，兴；复讲案位，侍立宣讲。讲毕，复转出案西，跪，一叩，兴；趋出。如遇圣驾不御东书房，所有皇上南面，讲官北面之处，有限于地势，再行临时斟酌。谨照此仪另绘一图附呈。

八、进讲之时

谨按康熙年间尚未设立军机处，部院奏事，即系大臣入对承旨，奏事既毕，然后讲官入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年，乃改于部院未启奏之前，讲官先入进讲。遥想其时，大约不过辰刻耳。今则时势移易，较康熙年间迥有不同。康熙年间，部院章奏不过数件，今则每日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间，各省章奏，圣祖省览，直待夜分燃烛之后，今则清晨裁定，宣谕军机而